

豫章叢書

第二十冊

四書疑節卷七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韓子又曰孟子歿  
後其徒記之

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竊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書七篇韓子又謂盡軻之書非軻自著  
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說何  
不同邪要之史記謂此書作於孟子退自齊梁之後  
則是然謂孟子自與其徒作之則未必然也韓子謂

此書非軻自著則是然謂其徒作於軻既沒之後則無所徵也竊意孟子歷事齊梁以堯舜之道陳於君者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淑諸人當時門弟子相師尊之遂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韓子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歿之後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臨終之事殆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韓子之論除去軻既沒三字則斯言爲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所答曰情曰才曰心何歟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

則可以爲善朱子嘗謂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  
出來者元無不好也所謂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朱  
子嘗謂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一性  
之中萬善完備能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所謂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係諸心者此本是情下文申之以仁義  
禮知此又見得是出於性朱子嘗謂心包性情者也  
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合是三者而論此情  
字是指才從性中流出來者此才字是指能從性上  
發將出來者此心字是指心統性情而言者如此則  
孟子所答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所以

善也

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  
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所以發明  
此性之本善而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之性情才三者  
有異無異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爲  
才則性之具而能爲卽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  
雖殊其理則一竊原孟子立言之旨正欲發明人性  
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

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智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者是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則性之動而有爲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是也。○下文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明其爲仁義禮智之性。必皆以心言之。可見其心爲性情之統也。旣而又論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則知此才之發用亦係于吾心之思耳。朱子嘗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千頭萬緒皆從心來。斯言豈不信然。

孟子專以善論情情不過言性之感動而已至周子  
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後情與性有殊孟子專以  
善論才才不過指性之發用而已至程子謂才稟於  
氣氣有清濁而後才與性有異周程發明性學較孟  
子雖益精密然援以論孟子之所言則不可以強合  
孟子自孟子之書周程自周程之書意各有在也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  
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

也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間有屬性分之事有屬命分之事屬性分者求其在我也屬命分者求其在外也求在外者如富貴貧賤壽夭之屬求在我者如孝弟忠信仁義之類是以求在我之事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求在外之事則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此所謂法卽彼所謂性性者天理之從出法者天理之當然其理一而已矣君子人與必須全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在我所當爲之事此孟子所謂性也所謂法也至若不謂命也者正言性分內事不可徒諉之命分也以俟命者又言性分外事不得不付之命



分也合而言之無非勉君子以務內不務外之學耳  
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爲莫非命者蓋言  
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後章以爲不謂命者蓋言不可  
徒諉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在盡其在我  
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之聽之在天此兩章之旨有  
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夭壽生死  
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氣質厚薄不齊上論而  
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  
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

齊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間二者本皆以稟  
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  
之強學力所可以變化故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  
氣厚薄之不齊者豐不得而損嗇不得而加人力不  
可以轉移故君子不得不聽之在天聽之在天者亦  
惟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盡其在我者不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則不止也橫渠有曰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  
成於已斯言蓋盡之矣

莫非命也人所不可強求者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  
以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

者也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  
君子之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  
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謂人事盡處便  
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  
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脩可乎君子行  
法以俟命脩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諉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  
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  
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謂氣

不集義則亦不免於餒然則氣與義二者得毋輕重  
先後之殊乎吁人有此生義與氣皆固有之物本何  
輕重先後之有然自存養之工夫而論氣固非可輕  
而終當以義爲重氣固非可後而終當以義爲先集  
義乃所以養氣也曾子之養勇主於縮孟子之養浩  
主於直皆此義也向使徒氣而已矣則不過爲孟施  
舍北宮黝之勇而已矣況此章大旨正爲告子未嘗  
知義而發然則義與氣二者之間以義爲重且先者  
審矣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二語同異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後行之  
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後浩然  
充塞抑何二說之不同與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  
行氣與理蓋相爲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  
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  
旨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哉正言  
仁義之良心有存與放耳甚矣哉氣與理之不相離  
也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爲勇徒義不足以自行  
要必義爲之主而氣爲之輔耳其曰配義與道者蓋

言徒義不能以自行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爲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爲主而氣爲輔固昭然也是故孟子論旦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孟子嘗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以氣爲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爲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爲之體也要之養氣之學莫先於義

理義理之學又莫先於心志是故孟子養氣兩章皆以義理論氣而且以心志論氣良有以也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止言氣動其心而於志動氣之說未竟

孟子立言本旨蓋爲告子有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遂爲不可之辨而申以氣帥體充之說志至氣次之說持志無暴氣之說大意正欲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可公孫丑未達此意遂疑孟子旣言志至氣次則專指其志可也又何以無暴其氣爲哉孟子由是發爲志動氣氣動志之論以見持志養氣二者

不可以偏廢也然以志爲重者公孫之所已悟氣亦爲要者公孫之所未達且志動氣者天理之常夫人之所通知氣動志者人事之變夫人之所不覺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焉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爲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以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



之所謂正心者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  
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爲預期者初無  
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  
趙氏程子相背馳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以亦通釋  
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  
曰忘曰助長三勿字皆在上疊言之深自有理若以  
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助長可一貫說去勿正果何  
屬乎要之勿正句絕不若勿正心爲文從而理順也  
曾子孟施舍之勇正自不同而謂孟施舍似曾

子何耶